



市领导在今年全国学生运动会期间看望上海中学生足球队

图 TP

基层教练待遇偏低成青少年足球发展一大瓶颈——明天谁来教孩子们踢球

一个月 3000 元左右的工资，还要风里来雨里去，常常不能回家，这工作你愿意去干吗？提起青少年足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，人们第一时间都会想到“踢球的孩子太少”，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，教孩子踢球的基层教练其实更少。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，包括上海在内，全国从事青少年足球培训的教练待遇普遍偏低，将不少有志之士生生挡在门外。

常言道，先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一棵好苗，需要一名优秀教练悉心栽培。只不过，青少年足球教练微薄的收入却令人担忧：明天谁来教孩子们踢球？

图挣钱不来当教练

上周末，在老克勒明星队的训练场边，记者碰到了前申花球员范赟。退役之后，他也当起了“孩子王”，成为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 99/00 梯队的主教练。一个多月前，由他执教的上海中学生队夺得第 12 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男足冠军，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。此前，上海的最高排名只是第四名。

谈起夺冠历程，范赟万般感慨。“这个队的球员有些不是我从小带大的，磨合时间比较短，孩子们一边要训练，一边还要读书学习准备会考，如果考试不及格会留级，很多人明年都要参加高考，所以要感谢家长，感谢队员。”他说，“还要感谢上海足协，给了我们年轻教练这么好的机会和舞台。”

机会和舞台是范赟最看重的，其他则是他看淡的。提起待遇问题，范赟似乎有些英雄气短，“不算高，跟社会上很多人不能比。其实不光上海，全国也都不高。”他说，“像我们幸运星俱乐部，本来收费就低，经济方面有压力，老板补贴很大。我们这批人是真的喜欢足球，所以退下来之后首先考虑的是做教练，如果动脑筋改行，肯定比现在赚得多。”话虽如此，但范赟也表示，“其实我们也希望工资收入最好能让教练员生存，不说多高，至少也要衣食无忧吧，这样才会有更多人愿意来做青少年教练。”

据记者了解，即便像范赟这样的“全国冠军教练”，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四五千元左右，其他人可想而知。他们这些曾经的职业球员得努力适应经济上的巨大落差——以往一年总有几十上百万收入，而如今大半年的工资，甚至还没有过去一场赢球奖金多。

同样出自申花队的罗霄，在上海中学生男足和幸运星俱乐部都是范赟的助手，只不过身为“80 后”的他更年轻，也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。“怎么说呢，工资是不高，但大环境就是这样，慢慢来吧，真心希望更多人来关心青少年足球。”他有些无奈，“青少年搞不好，中国足球永远上不去。”



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小球员(白衣)在比赛中毫不示弱

图 O

在范赟和罗霄看来，做这一行要耐得住寂寞，也要有一定的奉献精神。“我们还年轻，现在是锻炼、磨砺的阶段。至于教练，每个人都想一直带下去，但需要先积累。我相信朱炯也是从申花的青少年教练做起来的，他是我们学习的目标。”范赟说，“现在最大的收获是成就感，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很开心。如果要图赚钱，就不要干这行。就这点钱，做什么不能挣？”

幸运星一直在贴钱

“我们俱乐部教练的收入确实一般，但目前也没有办法。”说这话的，是幸运星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易文斌。“像谢晖这样的，一个月只拿 7000 元，纯属朋友价，多了我也出不起。”

幸运星俱乐部在上海算得上是青少年足球培养的“头号招牌”，最近几年培养出了不少人才。范赟率领的那支上海中学生冠军队，就有多达 10 人是幸运星输送的，而且全部都是上海人。绿地申花今年新组建的梯队，也正式整体收购了幸运星 95/96 年龄段。但即便是这样一家“金牌俱乐部”，也是处于“艰苦创业”阶段。

易文斌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：小队员每个月只交几百块学费，一支球队要配四个教练，收来的钱给他们发工资都不够，而吃饭、住宿、装备、电费，还有请夜自修老师等等都需要钱。“即便教练的工资相对较低，俱乐部也是在贴。”

幸运星此前最轰动的一件事，是把自己一手培养的 95/96 年龄段梯队整体卖给了绿地申花，价格大概在 600 万元左右。有人认为，这下幸运星大赚了一笔，但身为老板，易文斌却是一肚子苦水。“这支球队是 2006 年建立的，前三年亏得厉害，后来因为要参加全运会有政府补贴才好点。可以说，我们亏了 8 年，才拿到 600 万，怎么赚？而且这些钱，我还要投入到后面的几个梯队。”他不住地感叹，“很累，真的很累。”

易文斌说，搞青少年足球并不是说一定赚不到钱，现在有很多周末的足球兴趣班收益就不错。“他们那种业余玩玩的，一个小时就收费一百多。像我们相对专业的、长期的，收费却没法高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工薪阶层，很多踢球的孩子家庭条件一般，而且如果是好的苗子还不收他们钱。”因此，易文斌现在也动了想开兴趣班的念头，“我们有这么多教练资源，如果好好利用起来，每个礼拜六让他们兼职教一教，教练的收入会高很多。如果我们来搞，总归要专业一点吧？”

在易文斌看来，提高青少年足球教练的待遇，还需要政府支持、企业赞助，大家一起来努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绿地申花收购幸运星 95/96 年龄段后，同时也吸收了这支球队的部分教练，而他们的收入一下子涨到了 3 万元一个月。“我觉得这是件好事，对其他基层教练来说有了盼头、看到了希望。如果都能有这种待遇，谁不愿意做教练？” 本报记者 关尹

不愧为曾经的申花 10 号，记者面前的刘军思路清晰、头头是道。

退役之后，他一手创办了“刘军足球训练营”，致力于推广和普及青少年足球。提起基层教练待遇偏低的话题，刘军有一套独特的见解。“现在的青少年足球培训有些乱，给人的感觉就像以前的‘军阀混战’，各搞各的，教练员的能力和水平在待遇上也得不到体现。我认为要解决这一乱象，应该建立一个等级考核体系，有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。”

刘军本人就是教练出身，他认为要当好教练不容易。“教练员是一个综合型人才，不仅要懂球，还要善于思考、交流、总结。一般来说，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培养出一个比较合格的教练，十到二十年才能出一个优秀的教练。国外有过一个排名，全世界高风险的职业，教练排在飞行员前面。”

目前青少年足球教练待遇如何？刘军觉得确实偏低。“才四五千块一个月，谁愿意来当教练？一个人过日子还马马虎虎，在上海想要养家糊口太难了。”他说，“但目前整个环境就这样，我也是在苦苦维持。”

刘军表示，市场不规范是造成这个现象的重要原因，应该尽早建立起一套考核制度，让有就业资格的教练发挥作用。“达到什么级别，就有什么样的收入标准，这样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比如说 D 级的教练是什么待遇，C 级的教练又是什么待遇。当然，在此基础上，也要综合考虑年限、培养多少人才等因素，这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体系。”他说，“规范了以后，去做足球教练也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不错的职业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我们现在虽然有所谓的‘校园足球辅导员’考级，但与收入完全不搭界。”刘军介绍说，“以前我踢球的时候，有区少体校、市少体校，等级都很清晰，现在全乱掉，根本就沒有标准。教练员的价值与价格没有挂钩，整个市场也没有建立起来，教练自己都不清楚该拿多少合适，因为他们没有可供参考的标准。如果哪一天更规范了，我相信愿意来做青训的教练会更多。”

本报记者 关尹



刘军认为应该建立教练员等级考核体系 图 IC

高风险职业：教练排在飞行员前

刘军呼吁切实提高基层教练员待遇